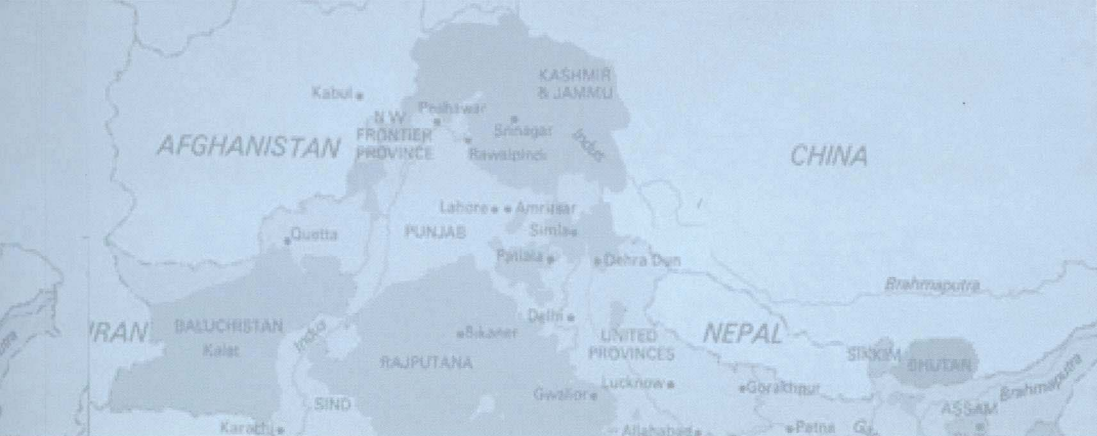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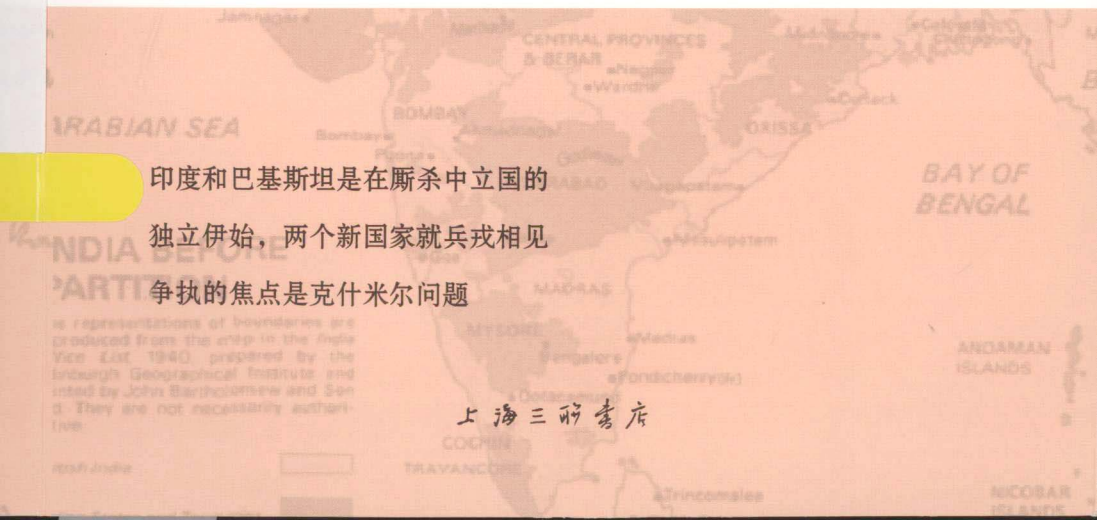


姚远梅 著

困境与反应

英国与印巴克什米尔争端

(1947—1948)



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在厮杀中立国的
独立伊始，两个新国家就兵戎相见
争执的焦点是克什米尔问题

上海三联书店

013059586

D835. 131
01

姚远梅 著

困境与反应

英国与印巴克什米尔争端

(1947—1948)



北航

C1666868

D835.131
01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困境与反应：英国与印巴克什米尔争端：1947—1948 / 姚远梅著 .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7
ISBN 978-7-5426-4116-8

I . ①困… II . ①姚… III . ①克什米尔问题 - 研究 - 1947 ~ 1948
②印巴战争 - 研究 - 1947 ~ 1948 IV . ① D835.131 ② D835.3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0981 号

困境与反应：英国与印巴克什米尔争端 (1947—1948)

著 者 / 姚远梅

策 划 / 严搏非

责任编辑 / 冯 静

特约编辑 / 李伟为

监 制 / 吴 昊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版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0×1240 1/32

字 数 / 158 千字

印 张 / 7.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116-8/K.211

定 价 / 35.00 元

序 言

1947年，南亚大陆出现两个新独立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地方本来都叫“印度”，因为“印度”只是个地理名词，指的是印度次大陆。16世纪开始西方殖民者染指南亚，起先是葡萄牙来到印度，在沿海侵占许多据点。后来荷兰、法国、英国都进入这个地区，发生争夺，最终英国占了上风，独霸次大陆，将它变成殖民地，成为“帝国皇冠上的宝石”，“印度”也成了英帝国的柱石，没有“印度”，日不落帝国也就不存在了。英国把“印度”视为至宝，千方百计要守住它，无论如何都不能丢掉这块“宝石”。后来学者们说，英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印度制定的，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这么说，但至少它体现着部分事实，“印度”之重要，对英国来说是无可比拟的。

可是后来时代变了，19世纪中叶开始，反抗英国的斗争就在印度兴起，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摆脱英国的统治，民族独立的愿望日益高涨，到20世纪就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二战以后，“印度”可以独立了，但就在此时它内部分歧爆发，两股宗教势力尖锐对立，互不相容。最终，不是一个国家独立了，而是两个国家独立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一个悲剧在这里出现：当“印度”在向英国殖民者要求独

立时,人们接受甘地的忠告,用非暴力手段表达诉求,最终竟可成功;但是就在独立的大门口,“印度”即将诞生时,人们却不容忍甘地的劝告,两个教派大打出手,血流成河,数十万人死于非命,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非暴力主义完全被抛弃,连老迈的甘地都被宗教狂热分子迎面刺杀。人们悲叹:非暴力主义难道只针对过去的殖民统治者,同胞之间却搏杀无情?

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在厮杀中立国的,独立伊始,两个新国家就兵戎相见,争执的焦点是克什米尔问题;这个问题到今天仍未解决,仍然搅动着印巴关系和南亚政局,并由此牵扯到更加复杂的大国关系。

以上,就是姚远梅这本书所述问题的历史背景。

以前讨论印巴克什米尔争端和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要么从印度的角度出发,要么从巴基斯坦的角度出发,印巴学者互相指责,各说各话,都坚守自己的国家立场。其他国家的学者态度可以比较中立,但多少也会有一些偏向,并且基本上是过程的追溯,难得再有更多的突破。有一个奇怪现象:所有涉及这个问题的学者都只把目光放在印巴双方,但这件事还有第三方,即英国。当时英军仍留在双方的军队中,有相当一部分指挥权;英国对印巴政府仍有重大影响,而两国都指望英国能帮自己说话,站在自己这一边。印巴开战,英国肯定难逃干系,是起了作用的;但它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些是非常有趣的问题。奇怪的是,英国的立场却很少有人研究,特别是英国人不研究,看来他们有难启之言?

姚远梅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即对英国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加以探讨,从而找到了新的观察点,提出新的问题,给出新的看法。这个研究角度在国内外相关研究中都未曾出现过,因此,她的研究对印巴克什米尔冲突研究做出了新的努力。

本书的观点是非常有意思的,同时也颇有说服力,作者认为:克什米尔问题是英国在撤离印度次大陆时有意无意留下的一个困局,原本是想在乱局中保留自己的影响力。克什米尔冲突爆发后,英国人却被自己留下的困局套住了,它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两边不得罪,以服务于“英联邦”这个世界大战略。为此,它两边讨好,左右摇摆,既想稳住印度在英联邦中的成员身份,也想稳住巴基斯坦在英联邦中的成员身份,不希望两国中任何一个离开英联邦,以免为今后可能独立的国家开一个不好的头。但这样一个两边不得罪的政策恰恰造成两边都得罪的后果,双方都怪罪于英国,并且都进入战争。无奈之中,英国干脆撒手不管,将问题转交给联合国,最终导致克什米尔的分治。以此为结局,英国虽然将两国都维持在英联邦内,保住了一个表面上的英联邦,但它以英联邦取代英帝国、维护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的目标却因此而破灭了。现实中的英联邦没有成为设想中的英联邦,它成了一堆国家松散的联合体。对克什米尔冲突所做的这种解释,显然很有新意,可成一家之言。

本书写作过程中作者在英国查找资料,与多国学者交流,取得极好的成效。她这本书基本上是根据第一手档案写成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他人未曾用过的。在英国期间她曾多次参加相关学术讨论会,并发表演讲,所有这些都使她的研究达到较好的学术水平。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正在向更深入、更细致的方向发展,表现出我们的整体水平正在提高。姚远梅这部作品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表明新一代中国世界史学者正在成长。

钱乘旦于北京大学

2012年9月

前言

克什米尔争端问题,自爆发以来,一直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虽然印巴两国为争夺此地多次兵戎相见,但这个地方的归属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时至今日,这场持久不息的领土争端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难解决的领土争端之一。比较来说,二战后,其它殖民帝国也从殖民地撤退,如法国,但它们都没有留下如此复杂难解的后遗症。为什么英国人撤退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是他们故意遗留?还是他们自有难言之隐?这些问题值得人们深思。

1947年8月15日,英国人开始从印度撤退,而他们撤退的短暂时间内,即同年10月25日,克什米尔争端爆发。按理来说,以英国人殖民南亚多年的经验,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他们最有发言权。然而奇怪的是,现有国际学术成果中,关于该问题的著作有很多,但以英国与克什米尔争端为主题的专著却鲜为少见。^{〔1〕}尽管如此,就英国

〔1〕作者查阅各大图书馆和网上资源,发现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著作很多,但是关于英国与克什米尔争端问题的专著确实不多。以此为命题的作品常见罗伯特的《克什米尔与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Robert A. Huttenback, *Kashmir and the British Raj 1847—194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不过,这部著作集中论述1947年克什米尔归属危机爆发以前的事情。

在该争端中的立场与作用,学界却存在多种说法。主要有如下这些。

英国偏向印度

主张“英国偏向印度”的学者主要来自巴基斯坦。他们将印巴克什米尔争端产生的根源,追溯到瑞克里夫(Radcliffe)^[1]旁遮普分割线。他们认为,在分割旁遮普时,瑞克里夫与蒙巴顿偏向印度,故意将已经划归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居民占多数的格达斯波地区(Gurdaspur District)^[2],暗地里重新划给印度,其目的是使印度领土与克什米尔搭界,为其争夺克什米尔铺平道路。例如,乔杜里·默罕默德·阿里(Chaudhri Muhanmad Ali)这么指出:“看看蒙巴顿说得多么轻巧,0.8%的差别不是什么大差别,他怎么不说那是关于克什米尔命运至关重要的事情,是被他们早就设计好的。”^[3]

就克什米尔加入印度问题,这派学者坚决认为,那是蒙巴顿与国大党领导人事先安排与计划好的,是个大阴谋。阿卜杜拉·撒塔(Abdul Sattar)^[4]在其著作中不加掩饰地指出,印度获得克什米尔的《加入协定》,那是蒙巴顿等人事先安排、计划好的,为达到此目的,他们安排甘地访问克什米尔,而不同意真纳去访问;他们安排释放谢

[1] 瑞克里夫(Sir Cyril Radcliffe),英国律师,因参与印巴分治边界领土划界(即瑞克里夫边界线)而著名。

[2] 现印、巴旁遮普交界地区。1947年,瑞克里夫划分旁遮普时,将拥有近50.4%穆斯林居民的地区划给印度,造成后来印度领土与克什米尔搭界,这引起巴基斯坦的强烈不满。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爆发后,巴基斯坦一直指控蒙巴顿与瑞克里夫划界时就偏向印度,为印度争夺克什米尔铺平道路。

[3] Chaudhri Muhanmad Ali, *The Emergence of Pakistan*, Lahore: the Research Society of Pakistan, University of the Punjab, 1973, p. 216.

[4] 撒塔先生两度担任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有39年的外交官生涯,长期任巴基斯坦对外政策智囊团成员。

赫·阿卜杜拉 (Sheikh Abdullah)^{〔1〕}, 并让其担任克什米尔政府总理, 而将乔杜里·古拉姆·阿拔斯 (Chaudhry Ghulam Abbas)^{〔2〕} 继续关押; 他们不但早就准备好军事占领克什米尔, 而且还制造事端, 以获得克什米尔的《加入协定》寻找借口。^{〔3〕} 阿里也说: “外界人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稍微一看就能看出, 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上, 蒙巴顿与国大党领导人一起搞阴谋, 为获得克什米尔, 不择手段 (by hook and crook)。”^{〔4〕}

就克什米尔归属危机爆发后英国立场问题, 这派学者认为英国人依然偏向印度。他们的观点是, 英国人同意印度派兵至克什米尔, 而不同意巴基斯坦派兵, 以至于印度抢先占领斯利那加, 英国人这么做, 美其名曰是执行“撤退军令”, 立场中立, 而实际上就是偏向印度。阿里这么说: “瞧瞧奥钦莱克 (Field Marshal Auchinleck)^{〔5〕} 的作为, 得知印度部队派往斯利那加后, 真纳要求派出巴基斯坦部队, 然而, 奥钦莱克不同意, 理由是怕引起两个自治领内部战争。作为印巴最高军事统帅, 你怎么不把这与你同意印度派兵比一比? 你怎么不质疑蒙巴顿同意派遣印度部队至斯利那加的命令? 奥钦莱克后来向伦敦汇报说, 那是遵从‘撤退军令’, 实际上, 恰恰相反, 那是在帮助印度。”^{〔6〕}

〔1〕 谢赫·阿卜杜拉 (Sheikh Abdullah), 克什米尔第一大政党——国民大会党领袖, 信奉世俗主义思想, 与尼赫鲁是好朋友。

〔2〕 乔杜里·古拉姆·阿拔斯 (Chaudhry Ghulam Abbas), 克什米尔第二大政党——穆斯林大会党领袖, 与真纳关系比较密切。

〔3〕 Abdul Sattar, *Pakistan's Foreign Policy 1947—200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1—24.

〔4〕 Chaudhri Muhanmad Ali, *The Emergence of Pakistan*, Lahore: the Research Society of Pakistan, University of the Punjab, 1973, p. 287.

〔5〕 奥钦莱克 (Field Marshal Auchinleck), 英国军官, 印巴分治后任印巴军队总司令。

〔6〕 Chaudhri Muhanmad Ali, *The Emergence of Pakistan*, Lahore: the Research Society of Pakistan, University of the Punjab, 1973, p. 295.

关于安理会上英国对该问题的处理,这派学者有两种看法。其一,英国人采取“新阵线”,故印度指控巴基斯坦侵入克什米尔的提案遭到否决。其代表人物是乔杜里·默罕默德·阿里坚决认为,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后,英国驻联合国代表菲利浦·纽勒·贝克(Philip Noel Baker)不听从蒙巴顿的游说与施压(蒙巴顿提出印度欲退出英联邦进行要挟),因此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都跟随英国的“新阵线”,这样,印度指控巴基斯坦侵入克什米尔的提案遭到了否决。^[1]其二,英国人依然偏向印度,但联合国其它成员国主张公民投票决定克什米尔归属,故印度的提案遭到否决。撒塔(Abdul Sattar)就认为,英国人偏向印度,即便在联合国上,他们依然偏向印度,但是基于民族自决原则和种族平等原则,很多联合国成员国都倾向于在国际法原则下,公正合理地解决克什米尔问题。^[2]

英国偏向巴基斯坦

主张“英国偏向巴基斯坦”的声音主要来自印度。就克什米尔争端形成的根源问题,与巴基斯坦学者不同,这派学者不追究瑞克里夫旁遮普分割线,而是追究英国人在印度的“分而治之”殖民统治。他们认为,英国人长期“分而治之”造成印巴分治,而印巴分治后,英国人继续以前“分而治之”政策中的支持穆斯林联盟的政策,支持克什米尔加入巴基斯坦。普拉卡什·查恩德尔(Prakash Chander)这么认为:为维护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英国人“分而治之”,在社区之间不断

[1] Chaudhri Muhanmad Ali, *The Emergence of Pakistan*, Lahore: the Research Society of Pakistan, University of the Punjab, 1973, pp. 303—304.

[2] Abdul Sattar, *Pakistan's Foreign Policy 1947—200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2, 27.

拨弄是非以挑起教派仇恨与敌视,相应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的概念被英国人悄悄培植出来,而后,他们又扶植全印度穆斯林联盟成立,并与其一道密谋印巴分治。“国大党原本想,接受印巴分治是暂时的,英国人撤退后,形势将会不同,但没想到英国人支持巴基斯坦占有克什米尔,由此引发印巴之间越发仇恨与敌视。”〔1〕P. S. 贾 (Prem Shankar Jha) 也指出:“英国人离开时已经造成印巴分治,按理说,截止到 1947 年 8 月 15 日,他们的使命已结束,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他们不但希望而且想让克什米尔合并给巴基斯坦……为什么英国殷切希望克什米尔加入巴基斯坦? 那是因为英国在其战略中为巴基斯坦谋划了一个位置,克什米尔是其中一部分。”〔2〕

就英国对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的处理,这派学者认为,英国人尽可能偏向巴基斯坦,在有利于印度方面的事情上,他们千方百计阻挠,而在不利于印度的事情上,他们装聋作哑或视而不见。P. S. 贾 (Prem Shankar Jha) 指出,英国人不希望克什米尔落入印度之手,而希望巴基斯坦获得该地,为此,他们对巴基斯坦入侵和经济封锁克什米尔视而不见,对克什米尔大君的援助请求听而不闻,但却千方百计地阻挠克什米尔加入印度,并坚持克什米尔的归属由公民投票决定。〔3〕他这么说:“伦敦只相信巴方信息,不相信印方汇报,认为印方信息需要评估、考证。如果伦敦不是将部落人入侵克什米尔的责任归结为印度和克什米尔政府,而是责怪卡拉奇一点儿,那么,蒙巴顿组织的卡

〔1〕 Prakash Chander, *India and Pakistan: Unending Conflict*, New Delhi: APH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3, pp. 11—14, 19—20.

〔2〕 Prem Shankar Jha, *Kashmir 1947: Two Versions of History*,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92.

〔3〕 Prem Shankar Jha, *Kashmir 1947: Two Versions of History*,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94—95.

拉奇会谈可能已创造了新形势。”^{〔1〕}C. 达斯古普塔(C. Dasgupta)也这么评论:“艾德礼首相聋子一样,对印度在克什米尔行动的合法性听而不闻……尼赫鲁多么希望伦敦能够支持他对克什米尔情势危急的估计,以及他对巴基斯坦明显与部落人合伙入侵克什米尔的猜测,然而,艾德礼没有意愿扮演公正判决的角色,他不准备批评巴基斯坦,或与印度一起基于法律原则判决克什米尔的归属。”^{〔2〕}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Mrs. Pandit)也指出:“没有哪个国家比英国更了解和直接参与克什米尔问题,它支持联合国决议(1947年4月21日决议),而不从法律上支持印度立场,这种做法就是对印度的背后插刀。”^{〔3〕}

英国中立

与前两派学者不同,主张“英国中立”的学者,既不追究旁遮普分割线,也不讨论英国的“分而治之”政策,而是从印巴分治上探寻克什米尔争端产生的根源。他们认为,该争端的核心源头是“一个民族”与“两个民族”的分歧,因此,它是未完成的印巴分治。约瑟夫·科博尔(Josef Korbel)^{〔4〕}主张,此争端之所以如此充满症结、不易调和,均

〔1〕 Prem Shankar Jha, *Kashmir 1947: Two Versions of History*,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02.

〔2〕 C. Dasgupta, *War and Diplomacy in Kashmir 1947—1948*,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 2002, p. 56.

〔3〕 Arun Kumar Banerji, *India and Britain, 1947—1968: the Evolution of Post-colonial Relations*, India: Minerva Associates (Publications), 1977, p. 96.

〔4〕 约瑟夫·科博尔(Josef Korbel):捷克外交官,国际著名的战略学、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问题研究专家,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的父亲,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的导师。1948年,他作为捷克外交官被联合国安理会派往印度与巴基斯坦调查克什米尔问题,并被指定为负责克什米尔划界的联合国使团主席。1949年,他政治避难逃到美国。1954年发表著作《在克什米尔的危险》(*Danger in Kashmir*)。

与“一个民族”与“两个民族”的分歧有关。他这么说：“如果印巴争夺克什米尔，是为了领土，为了国家资源，为了人才，为了战略位置，为了传统上国家间所争夺的东西；那么，克什米尔问题早几年前就已获得解决。然而，遗憾的是，它超越了传统国际争端的内容。它如此不可调和、阴云密布，皆因为它是两种相互矛盾的生活方式、政治理念、价值观、精神支柱的冲突。克什米尔只不过是它们的象征符号与试验场而已。”〔1〕此外，他还认为，这两种观念形成于印度人反对英国人统治的斗争中，因此英国人撤退时不得不接受印巴分治，并面对棘手的印巴争夺克什米尔问题。说到底，该问题还是印巴分治的老问题。〔2〕

阿拉斯塔·兰姆(Alastair Lamb)〔3〕也主张此争端是未完成的印巴分治。他这么说：“克什米尔争端产生的原因有很多，但根本原因是英属印度帝国分裂为两个继承者——印度与巴基斯坦。长久以来，印度政治家不承认克什米尔归属的争议性，不考虑该问题的特殊性，只强调巴基斯坦的侵略性，还雇佣一大批律师、外交家辩护克什米尔是印度领土。之所以如此，皆因为他们心理上尚未接受这个事实，即英属印度帝国分裂为两个继承者。”〔4〕兰姆教授还评价说，克什米尔问题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一方面与印巴两国内政外交

〔1〕 Josef Korbel, *Danger in Kashmir*,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5.

〔2〕 Ibid., pp. 43, 96.

〔3〕 他一生共写出四部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专著，被誉为兰姆的“克什米尔四部曲”，分别是：Lamb, Alastair, *Crisis in Kashmir, 1947—1966*,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6；

Lamb, Alastair, *A Disputed Legacy 1846—19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Lamb, Alastair, *Birth of Tragedy: Kashmir 194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Lamb, Alastair, *Incomplete Partition: 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4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4〕 Lamb, Alastair, *Incomplete Partition: 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4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2.

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与克什米尔内部政治不停变化有关。〔1〕

就英国在其中的立场与作用,这派学者坚决认为:英国人充当调解者,没有偏向印巴任何一方,如果说他们在该问题上有过错的话,那么,是他们走得太匆忙,没有做好善后安排。例如,就巴方指责旁遮普分割时英国人偏向印度的说法,这派学者反驳说:“分割旁遮普时,根本不牵涉克什米尔问题,它是基于天然河道来划界的,然而,事后引起巴基斯坦猜疑,这不是其它,而是英国人撤退时对后果考虑不足。”〔2〕

此外,这派学者还认为英国是印巴争夺克什米尔的“替罪羊”。兰姆这么说,印巴建国理念差异巨大,而拥有特殊地理位置和宗教信仰的克什米尔,对它们来说意义都很重大,为此,印巴各自秘密策划抢占克什米尔,然而,反过来,它们却指责英国,把其当作“替罪羊”。〔3〕对于巴方学者指责英国人偏向印度的说法,如颁布“撤退军令”,兰姆反驳说,在这过程中,“尽管英国颁布‘撤退军令’,但是英国士兵、军官与政客还是不同程度地直接参与其中,即使他们尽力不偏不倚,但他们的同情心难免不中立,至于他们偏向了哪个自治领,这是多种因素所致,不能随便以一个阶层或理论做简单分析。”〔4〕而对于印度学者指责英国在联合国上偏向巴基斯坦的说法,这派学者则反驳说,安理会上,英美等其它安理会成员国,竭力调解,尽力帮

〔1〕 Lamb, Alastair, *Crisis in Kashmir, 1947—1966*,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6, p. 65.

〔2〕 Lamb, Alastair, *Crisis in Kashmir, 1947—1966*,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6, p. 42.

〔3〕 Lamb, Alastair, *Crisis in Kashmir, 1947—1966*,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6, pp. 35—51.

〔4〕 Lamb, Alastair, *Incomplete Partition: 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4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48.

助印巴寻找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方案,但是,无论什么方案都无法让印巴双方同时满意,最后,不得不基于事实,英美一起投票赞成联合国决议,即克什米尔属于印巴间有争议的领土。〔1〕

英国搞阴谋

与上述学者不同,主张“英国阴谋”论的学者,不是从瑞克里夫旁遮普分割线或印巴分治入手,而是从克什米尔的地理位置究根探源。他们认为,英国人统治印度时期,克什米尔是维护英国利益的战略重地,因此,英国人撤退时,为遏制苏联和保卫其在中东的战略利益,英国与美国一道谋划了印巴克什米尔争端,旨在继续对南亚施加影响,控制印度。维杰·库玛这么说,英国人与部落人一起侵入克什米尔,然后前者假装调解者直接干涉,他们这么做,旨在把克什米尔变为防范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基地,并引起印巴仇恨和进而控制它们。〔2〕J. K. 沙玛也持这一观点。他说:“为防止印度发展成为一个大国,英国设下阴谋,进行印巴分治。随后,为了利用克什米尔遏制苏联,英美联手再次设下阴谋,千方百计将克什米尔编排给巴基斯坦,抛出克什米尔这根骨头,让印巴两国来争夺,旨在内耗和控制这两个国家。”〔3〕纳仁德拉·辛格·萨瑞拉(Narendra Singh Sarila)也指出:英国人认识到独立后国大党不可能与其军事合作,故此制造印巴分治

〔1〕 Lamb, Alastair, *Incomplete Partition: 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4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78—284, 以及 Josef Korbel, *Danger in Kashmir*,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97—117.

〔2〕 [印]维杰·库玛著,谢思通译,《英美侵略克什米尔的阴谋》,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至7页(Vijay Kumar, *Anglo-American plot against Kashmir*,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4)。

〔3〕 J. K. Sharma, *Kashmir in Blood tears: Anglo-American Conspiracy*, New Delhi: Bookwell, 2002, p. x.

以利用巴基斯坦保护其在中东的利益,同时,为利用克什米尔地理位置遏制苏联南下,他们又联合美国人策划克什米尔争端,以继续控制南亚。^[1]

就克什米尔加入印度问题,这派学者认为,法律上,克什米尔已合并给印度,印巴间不存在克什米尔争端,而事实上这个问题存在,那是英国人的阴谋所为。V. N. 卡纳(V. N. Khanna)说:“这很奇怪,巴基斯坦明明侵入印度的克什米尔地区,但它却把印度说成侵略者。”^[2]维杰·库玛则指出,为达到目的,英国人一方面阻止克什米尔加入印度,怂恿巴方坚持通过公民投票决定该地的归属,另一方面则唆使蒙巴顿建议尼赫鲁提交该问题给联合国,策划联合国来干涉,正是他们的这些阴谋,巴基斯坦至今还侵占着印度领土——克什米尔。^[3]J. K. 沙玛也指出:“英美不顾克什米尔已加入印度的事实,怂恿蒙巴顿鼓励尼赫鲁提交克什米尔问题给联合国,并坚持公民投票决定该地的归属……正因为此,克什米尔人民至今还生活在血泪中。”^[4]

虽然国际学界存在上述激烈争论,不过,我国学界对此研究相对比较平静。总体来说,我国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该问题产生的宗

[1] Narendra Singh Sarila, *The Shadow of the Great Game: The Untold Story of India's Partition*, London: Constable & Robinson Ltd. 2007, pp. 10—11.

[2] V. N. Khanna, *Foreign Policy of India*,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 2007, P. 67.

[3] 维杰·库玛著,谢思通译,《英美侵略克什米尔的阴谋》,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52至92页(Vijay Kumar, *Anglo-American plot against Kashmir*,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4)。

[4] J. K. Sharma, *Kashmir in Blood and tear: Anglo-American Conspiracy*, New Delhi: Bookwell, 2002, p. x.

教因素、地缘与国际政治因素,以及印巴敌对因素等。^[1]一些学者或多或少谈及英国参与,但缺乏深入分析。例如,王琛教授提到,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后,英国邀请美国出面协调,美国对此问题持中立立场,而至于英国持什么立场,政策如何,他没有论述^[2]。习罡华博士在其学位论文《地缘政治与1947—1974年的克什米尔冲突》中,详细论述克什米尔地理位置对克什米尔冲突产生的影响。文中谈到英国撤退时没有妥善处理印度土邦归属问题,奥金莱克阻止真纳出兵,蒙巴顿组织印巴会谈,以及蒙巴顿鼓励尼赫鲁提交克什米尔问题给联合国等,但没有对英国人那么做的动机和政策背景进行进一步分析。^[3]林承节教授在其著作《印度近现代史》中提到,印巴分治后,印巴两国对克什米尔展开争夺(因为克什米尔的地理位置和宗教构成),不过,他没有提及英国在其中的作用^[4]。林教授在著作《印度史》中,进一步论述克什米尔地理位置和宗教构成对该争端形成的

[1] 唐孟生:《印巴克什米尔冲突中的宗教因素》,《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卷第4期,2008年7月;尚会鹏:《宗教对立:缠绕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难解之谜》,《中国宗教》,2003年第三期;习罡华:《试析克什米尔问题的性质》,《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第一期,2008年2月;习罡华:《英国撤退印度时期的土邦政策:兼析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法律背景》,《南亚研究》,2007年第1期;习罡华:《地缘政治与1947—1974年的克什米尔冲突》(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王红生,2008年;习罡华:《试析印度政府对克什米尔的政策》(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王红生,2003年;马加力:《印巴克什米尔冲突剖析》,《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7期;王琛:《美国与克什米尔问题(1947—1953)》,《历史教学》,2005年第1期;汪长明:《克什米尔问题:困境与路径选择》,《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3期,2008年8月;孙建波:《论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的历史成因》,《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5卷第1期,2008年1月;何祥武:《论克什米尔问题的构成及其解决途径》(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尚会鹏,2002年;程瑞生:《南亚的热点:克什米尔》,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陈延琪:《印巴分立:克什米尔冲突的滥觞》,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等。

[2] 王琛:《美国与克什米尔问题(1947—1953)》,《历史教学》,2005年第1期,第30至34页;王琛:《美国外交政策与南亚均势》,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47至52页。

[3] 习罡华:《地缘政治与1947—1974年的克什米尔冲突》(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王红生,2008年。

[4] 林承节:《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28至730页。